



皇宫医疗那些事儿

《紫禁城》杂志编辑部 编

故宫出版社





皇宫医疗那些事儿

《紫禁城》杂志编辑部 编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皇宫医疗那些事儿 / 《紫禁城》杂志编辑部编. —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4.11
(尚书房)
ISBN 978-7-5134-0668-0

I. ① 皇… II. ① 紫… III. ① 宫廷—中国医药学—医学
史 IV. ① 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0870 号

皇宫医疗那些事儿

出 版 人: 王亚民

编 者: 《紫禁城》杂志编辑部

责任编辑: 刘 茵 刘 晴

装帧设计: 王 梓 廖晓婧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668-0

定 价: 60.00元

目 录

神圣岂能在

从宫廷到社会.....	006
解析宫廷医药空间.....	015
抉择 1902.....	028
清代宫廷的太医值房和寿药房藏书.....	038

调方最近情

皇室病案中的“宫闱秘事”.....	052
慈禧之美.....	060
慈禧太后的香肥皂.....	068
福寿延于御膳中.....	082

存诚慎药性

紫禁城中的杏林光华.....	100
从一张“龟龄集”仿单看“御用圣药”的流变轨迹.....	131
人参“博物学”.....	140

仁术尽平生

御医养成计划.....	154
从庙堂到江湖.....	165
天花与清人日常生活.....	177
七世达赖喇嘛相关医案研究.....	191



皇宫医疗那些事儿

《紫禁城》杂志编辑部 编

故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皇宫医疗那些事儿 / 《紫禁城》杂志编辑部编. —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4.11
(尚书房)
ISBN 978-7-5134-0668-0

I. ① 皇… II. ① 紫… III. ① 宫廷—中国医药学—医学
史 IV. ① 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0870 号

皇宫医疗那些事儿

出 版 人: 王亚民

编 者: 《紫禁城》杂志编辑部

责任编辑: 刘 茵 刘 晴

装帧设计: 王 梓 廖晓婧

出版发行: 故宫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0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网址: www.culturefc.cn

邮箱: ggcb@culturefc.cn

制版印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134-0668-0

定 价: 60.00元

目 录

神圣岂能在

从宫廷到社会.....	006
解析宫廷医药空间.....	015
抉择 1902.....	028
清代宫廷的太医值房和寿药房藏书.....	038

调方最近情

皇室病案中的“宫闱秘事”.....	052
慈禧之美.....	060
慈禧太后的香肥皂.....	068
福寿延于御膳中.....	082

存诚慎药性

紫禁城中的杏林光华.....	100
从一张“龟龄集”仿单看“御用圣药”的流变轨迹.....	131
人参“博物学”.....	140

仁术尽平生

御医养成计划.....	154
从庙堂到江湖.....	165
天花与清人日常生活.....	177
七世达赖喇嘛相关医案研究.....	191

後通快時了兩手結下河之海勝際

了言了也子呼於子覺力倍寸

了言了也子呼於子覺力倍寸

了言了也子呼於子覺力倍寸

了言了也子呼於子覺力倍寸

神圣岂能在



宫廷医疗因其名医辐辏、良药荟萃、设施完善，历来被奉为正统，代表当时医学最高水平。《难经·神圣工巧》曰：“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近乎神技的医术难以言说，不妨以宫廷医学为门径，尽览其中岐黄之道。

从宫廷到社会 ——国家医疗卫生的近代演变

余新忠

医疗事业自古即为民生大事。
纵览传统中国医疗与医政的传承与变迁，
可发现民众生命和健康愈发受到重视，
亦可窥见国家权力的扩张
和医疗卫生背后的政治和文化。

1821年，是清宣宗道光皇帝改元的第一年，这一年入夏后，传入中国不久的真性霍乱第一次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地肆虐，并很快波及到京师，“七月望后，京中大疫，日死者以千百数。”¹这一严重的状况很快引起了道光的关注，七月二十六日（8月23日），他就此发出上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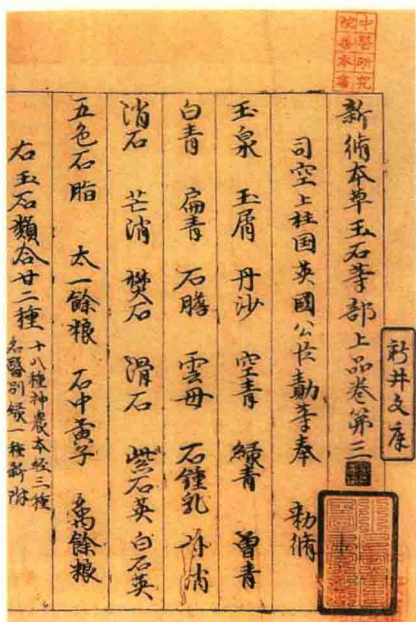
朕闻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其或无力买棺殓埋，情殊可悯。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俱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俟疫气全消之日停止，分别报销²。

对这一严重的疫情，这位新皇帝颇为重视，不仅数次作出指示，还不吝费用。据当时著名的医生王清任记载，在这次救疗中，“国家发帑施棺，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³。

1 昭桂：《啸亭杂录·续录》卷4，第497页，中华书局，19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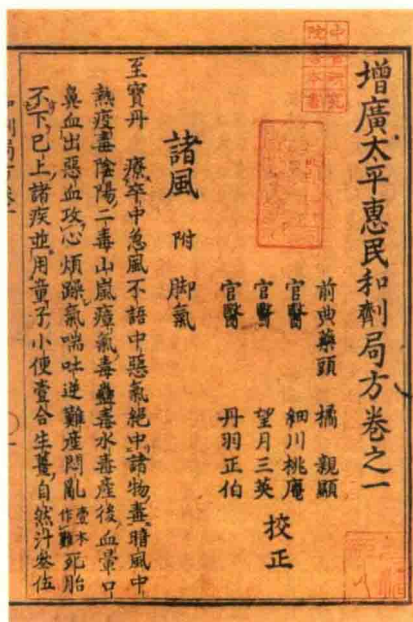
2 《宣宗实录》卷二一，见《清实录》，第33册，第389～390页，中华书局，1985年。

3 王清任著，李占永、岳雪莲校注：《医林改错》卷下《瘟毒吐泻转筋说》，李占永、岳雪莲校注，第41页，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年。



《新修本草》书影

清光绪十五年（1899年）德清傅氏影刻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由国家颁布的药典，由唐政府列入太医署医药学生必修科目。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书影

北宋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政府设有和剂局、惠民局，专司医药制剂及交易。至崇宁年间药局拟定制剂规范，称为《和剂局方》。此书盛行于宋元之间，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用药用方习惯，以及我国宋代官药局的演变情况。

面对大疫，朝廷和地方官府采取措施开展救疗，这在今日看来，实乃理所当然，然而在传统社会，这样的救疗虽非绝无仅有的个案，但显然并非常态。在这次事件中，尽管瘟疫波及全国大部地区，且南方的疫情明显较京城为重，但朝廷的关注却仅限于京师，并未对地方的防疫做出什么裁示。应该说，当时的朝廷和地方官府是否对瘟疫做出应对，并无必然性，而要视政局和当事领导者的素养和关注点而定。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国家基本缺乏有关瘟疫救疗的制度性规定，既没有专门的人员、机构负责此事，也缺乏相应的经费支持。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时期国家完全没有相关的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实际上，早在先秦时代，国家就设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并提供医疗服务。秦汉时期，国家设有最高医学长官“太医令”。隋唐时期，则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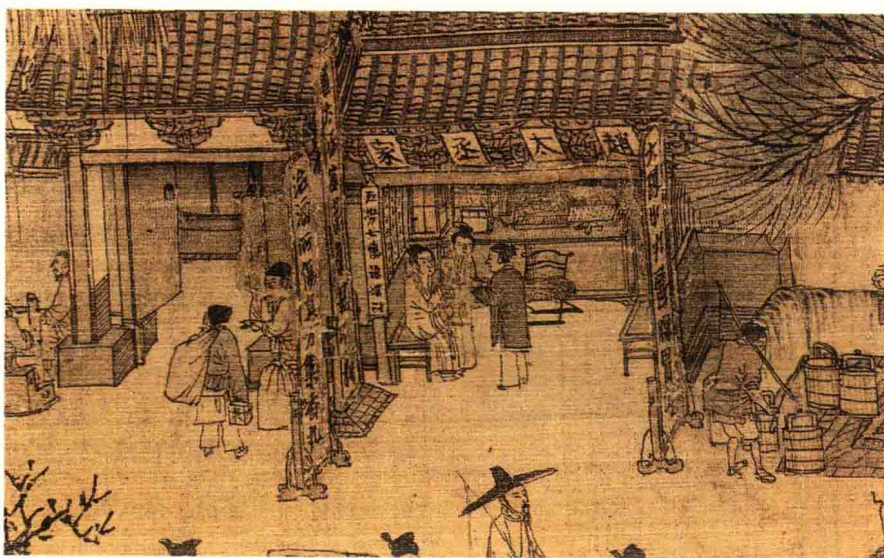
了集行政管理、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等职能为一体的医药机构“太医署”，并在各地设立医学。

而至宋代，国家医疗卫生机构更臻极盛，设有翰林院医管局，行使医政管理和医疗服务功能，并设立太医局，专门负责医学教育，中央和地方还设有惠民药局等救疗机构。宋以后，国家医疗机构的职能又重归于一，并改称“太医院”。明清时期，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进取心有所退缩，但太医院的设置一仍其旧，地方医学和惠民药局至少在名义上也仍然保持。可见，从隋唐开始，国家就设有“太医院”之类的中央医疗卫生机构，并在地方也设立了医学这一以教育职能为主的机构，从宋代开始，还出现了具有日常治疗和救济功能的惠民药局。

表面上看，国家的医疗卫生机构颇为完善，但实际上，尽管不同的时代国家对医疗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同，但整体上，这些机构服务的对象基本都是宫廷和官员，而地方医学，由于职位很少，且品级寒微，能为地方官府提供服务已属不易，更遑论服务社会了。即使是惠民药局，由于数量有限，经费投入不足，实际上惠及民间的服务也极为有限，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基本已名存实亡。像“太医院”，除了国家医政管理，其医学教育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社会，接受教育者出路基本都不是流向社会，而是入职太医院，而医疗服务的对象除了宫廷人员外，有时也受皇帝派遣为某些官员和军队提供一定的服务，此外，偶尔也会在灾异之年受命为病疫民众提供救疗。比如康熙十九年（1860年）六月，饥民大量滞留京城，圣祖除命粥厂施粥外，还“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¹。但这并不常见，而且仅局限于京师。

因此，可以说，传统时期的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只是一个宫廷内的机构，基本与民间社会无关。实际上，当时国家对民间社会的医疗问题，也基本是放任不管的，对于医生的执业门槛、行业规范和医疗资源的配置等等，均未做出制度上的规定，当时民间社会的医疗，基本是依靠市场机制来运

1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一》，第2、3页，中华书局，1977年。



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清明上河图》局部

“赵太丞家”，就是医生兼营药店。其门前所立高大的市招云：“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大理中丸医肠胃冷”，可见宋代都城医药分科之细致和医生的经营活动。



送医图 北周 采自敦煌莫高窟二九六窟

我国古代医学家多个体开业行医，病者请求出诊几乎无不应邀前往诊视。该壁画反映了医生被邀前往病家送医药的情景。



哑医堂

出自河北蔚县关帝庙壁画《百工图》

作和调节。

国家缺乏对社会医疗卫生事务的介入和管理，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西方，在近代之情形也大抵如此。只不过，自十八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逐步建立，这种情况才得到根本的改观。而在东亚世界，一个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文明影响的日渐加深，也开始对此有所了解。最早开始学习西方近代卫生机制的是明治时期的

日本，1871年，医学世家出身的长与专斋作为岩仓具视使节团成员之一赴欧美考察，在考察过程中，英美特别是德国的卫生制度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认识到“负责国民一般健康保护”这一全新的事业的重要性，遂回国开始着手创立日本的卫生行政制度¹。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卫生行政机构，致力于创建面向社会的医学教育、医疗服务和卫生防疫等方面机构和设施，并对其进行管理。

与此同时，在西方医学传教士的引介、清政府外派使节的观察思考以及租界卫生实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西方的近代卫生观念和机制也开始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关注。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一方面使中国社会不得不对日本开始刮目相看，进而逐渐形成一股留学东洋、学习东洋的风潮，卫生行政作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新政的一部分，自然也引起了国人极大的注目；另一方面，当时日趋深重的民族危机，也让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开始纷纷探究拯救民族危亡之路，并逐渐认识到，卫生不良，身体病弱乃是中国“贫弱”的重要根源。于是，不少精英人士开始纷纷

1 长与专斋“松香私志”，小船鼎三、酒井シヅ校注‘松本順自伝・長与專斎自伝’，東京：平凡社，1980年，第133～139页。另可参阅小野芳朗‘清潔の近代“衛生唱歌”から“抗菌グッズ”’，第98～105页。



日本明治时期所绘之“各国药品名集览”

抨击国人的不讲卫生，并要求学习西方和日本，讲究卫生之道，建立相应的国家卫生制度，并将此视为“强国保种”的要务。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在清末新政的推行中，主要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了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巡警部警保司下的卫生科，次年，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卫生科亦升格为卫生司。“掌核办理防疫卫生、检查医药、设置病院各事”¹。

与日本由中央政府制定卫生行政法规，然后推行全国的模式颇为不同，清代包括清洁事务在内的卫生行政基本从地方出发，各自为政发展起来的，在光绪三十一年确定国家卫生行政以前，一些与地方官府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机构，已在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出现，比如，在上海，借鉴租界的经验，至少从1880年代开始，华界也设立专司垃圾清运的“垃圾局”或“清洁局”²。又如，光绪六年（1880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资助伦敦

1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九《职官五》，第8790～879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2 参阅余新忠：《防疫·卫生·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念和行为的演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旧照



清末上海街区



李鸿章

会传教士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创立了具有部分官办性质的“总督医院”（又称施医院），一年后又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官办的医学教育机构——“施医院医学馆”，并进而在1888年马根济去世后，建立了官府独立举办的“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¹。不仅如此，天津更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立第一个官办的卫生机构——天津卫生局。这些在地方设立的医疗卫生机构，不仅具有官办性质，同时针对和服务的对象也是面向社会。而另一方面，国家卫生行政制度即使已颁行，亦未能被全面的贯彻，在相当多的地方不过是一纸具文而已，推行状况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不过，若就条规乃至理念而言，至清末，已经相当系统、细致而成熟。不管怎样，医疗卫生制度近代演变的大幕已经拉开，不仅民众的健康已经被视为关乎民族兴亡、官方有必要介入和干预的国家大事，而且国家也开始追随西方和日本的步伐，开始不

1 参阅余新忠、杨璐玮：《马根济与近代天津医疗事业考论——兼谈“马大夫”与李中堂“兴医”的诉求歧异与相处之道》，《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3期。